

人生百味

模板与牵挂

范碧波

她背起三米长的胶模板,像背起一整座生活。

那天我去工地拍照,远远看见一个女工,身形不高,微胖,肩上压着一块沉重的木板,步子却轻快。我走近了,才发现她的侧脸、她的肩膀、她微微佝偻的腰,像极了我的母亲。

我问她:“重不重?”她笑着把木板换了个肩:“不重。还有更沉的钢筋、混凝土呢,背多了,就习惯了。”她说得轻描淡写,我却知道,那“习惯”二字里,藏着多少日升月落。

后来深聊才知道,她的丈夫也在这个工地,分在不同工区。两个人偶尔碰面,看着彼此灰扑扑的脸,只剩心疼。两人育有三个孩子,两个女儿、一个儿子,都留在老家由爷爷奶奶照料。大女儿在重点大学读书;二女儿今年高考,成绩拔尖。说起女儿,她眼里有光。

可那光很快就暗下去。“我对不起

两个姑娘,”她说,“长这么大,从没陪她们写过一次作业,没去学校开过一次家长会。”“但是她们两个从小到大,学习成绩从来不用我们操心!”

我不禁好奇,问起小儿子。她沉默了一会儿,重重叹了口气:“不想提他。”夫妻俩老来得子,孩子被老人宠坏了。十五岁了还在读初一,留级多次,早就不想念书了,想出来打工。她和丈夫死活不同意,没文凭,将来怎么活?“总不能让他跟我们一样,在工地卖苦力吧!”她低声说,“说不定以后干苦力都要大学文凭了。”

我问她,为什么不留一个人在家带孩子?

她苦笑:“家里两个老人、三个孩子,为了孩子上学,还在县城租了个房。我们两个人拼了命干,才勉强撑得起家里的开销。一个人?根本养不起。”

那一刻我哑口无言。我所谓的“感同身受”,不过是站着说话不腰疼。

清明回乡祭祖那天,我遇见了高中最好的朋友。她在高校教土木,我在工地做综合办,也算殊途同归了。我们都带有一个乖巧可爱的女儿,聊起孩子,聊起从前……她说起高中老师的一句话:“珍惜当下,这大概是你们这辈子智力巅峰的时候——当然,这是对大多数人而言。”

十五年后再品这句话,我们才真正读懂。可我们也明白,读懂了又怎样?当下的年轻人,依旧和我们当年一样懵懂。

就像我眼前的这位女工。她的女儿们争气,却得不到母亲的陪伴;她的儿子被捧在手心,却长成了最让人操心的那一个。她扛得起工地上的模板,却扛不起“母亲”这两个字里所有的亏欠。

钢筋水泥是冷的,可每一块模板下

面,都压着一户人家的炊烟。

那个背着模板的女人,她不是在搬运施工建材,她是在搬运三个孩子的学费、出租屋的房租、老人看病的药钱……她的肩膀上有木板,木板下面有生活,生活里面有女儿的高考、儿子的叛逆、夫妻间的牵挂。

我突然觉得,人生最珍贵的,从来不是曾经烂熟于心的公式和古文,而是你明知肩上的东西很重,却还能笑着说“不重”;是你明知前路很难,却还是把每一个今天扛过去;是你在灰尘和噪音里,心里还装着远方的孩子考了多少分、有没有吃饱。

我不知道她的名字,我只记得她背模板的样子,像极了我的母亲,也像极了千千万万个母亲——她们在工地上、在工厂里、在每一个不起眼的角落,用最粗糙的手,托举着最柔软的心。

模板会卸下来,牵挂不会。

心香一瓣

砖缝里的春

郭庆收

母亲在电话里跟我念叨她的菜园子:小白菜、水萝卜、生菜、油麦菜、茼蒿、香菜、小葱……一口气说了十几种,末了加上一句,你下次来,随便摘,新鲜着呢。

我的眼前,便浮现出那样一片绿意:嫩芽儿排着队,一片挨着一片,深绿抱着浅绿,浅绿追着深绿,在春光里摇头晃脑,实在喜人。

可我又有些怀疑了。母亲说的那片地,我见过。就在新搬的院子一角,摺荒了不知多久,砖石瓦块横七竖八,煤球渣子散落一地,踩上去咯吱作响。那样的地,能长出什么来?我的疑虑还没说出口,母亲就在那头得意地说,我翻了好几筐的土呢,石头一块一块捡,渣子一筐一筐清,手都磨出泡了。她说这些的时候,语气轻描淡写,仿佛只是在说今天天气不错。

部开始鼓起来了,红红的,一半埋在土里,一半露在外面,憨态可掬。

最让我惊叹的,是那些从砖石缝里钻出来的苗。当初清地的时候,边角处难免有遗落的碎砖瓦片。可种子不管这些,它们从砖缝里挤出来,从瓦片底下探出头。有一棵小白菜,长在一块碎砖的正中间,砖是硬的,土是少的,它却长得比别处的还壮实。

谷雨那场雨,来得正是时候。雨下了一整夜,不大,细细密密的,像母亲撒种子时的手势。第二天一早我去看,整个菜园子像被洗过一样,绿得发亮。小白菜的叶子舒展开了,一片片摊在地上,像一朵朵绿色的花。水萝卜又胖了一圈,红得透亮。生菜和油麦菜疯了似的往上蹿,茼蒿长得太密了,母亲说再不分苗就要挤死了。

我站在菜地边上,看着这一片蓬勃的绿,忽然就明白了母亲为什么那么得意。这片地,当初是砖石瓦砾,煤炭渣子,谁见了都摇头。母亲一块砖一块砖地捡,一筐渣子一筐渣子地清,一双手磨出了老茧。种子撒下去,她天天去看,天天去浇水,像照着婴儿一样。那些种子也没有辜负她,该发芽的发芽,该长大的长大。

母亲从屋里端出一盆水,一边浇一边说,再过些日子,小白菜就能吃了,水萝卜也快了,你来的话,我给你拌个凉菜,清炒个油麦菜,再做个香菜拌豆腐……她说得很认真,一样一样地安排着。我听着,眼前浮现出一桌子青青绿绿的菜,全是这片园子里长出来的。

回头再看那一片绿,在谷雨后的阳光里,正安静地,使劲地往上长着。

大姐从市场上买回一些种子,母亲戴着老花镜,一袋一袋地看,嘴里念念有词:这个是小白菜,撒密些;这个是水萝卜,得间苗……她弯着腰,在那一小片地里忙活了整整一个下午。

没过几天,我再去看的时候,地上已经冒出了一层细细密密的绿。那绿,是怯生生的,嫩得不敢碰。有的刚钻出地面,还顶着一粒土;有的已经展开了两片小叶子,薄薄的,透着光。小白菜挤挤挨挨,水萝卜探出圆圆的脑袋,生菜和油麦菜比赛似的往上蹿。母亲蹲在菜地边上,指着这个让我看,又指着那个让我瞧,高兴得像个孩子。

我隔三差五就去一趟。每次去,那片绿都不一样。第一次去,小苗还稀稀疏疏的;第二次去,已经密得看不见土了,绿油油一片;第三次去,水萝卜的根

生活感悟

在一朵花中休息

祝云

爱人在体制内上班,每天早出晚归,忙得连轴转。近来身体亮起了红灯,我劝她不要这么拼命,身体才是根本。她只说,等忙完这阵子,一定好好休息。

前几天,朋友吕中来宿州出差,告诉我省城的一位同学,在单位公开选拔考试中一路过关斩将,成功竞聘任职,成为机关里最年轻的副处级干部之一。听了之后,我心里除了羡慕,竟隐隐生出几分嫉妒。这些年自己一路走来磕磕绊绊,浮躁、自卑像挥之不去的蝶影,栖息在心灵的枝头,怎么也拂不去。

反观吕中,却一身轻快。他是我高中同学,我们都在省城上的大学。吕中当年读的是民办大学,毕业后基本都是自主择业。作为朋友,我曾一度为他的就业忧心。不曾想若干年后,在省城,吕中有了自己的房子、车和事业。“三十年河东,三十年河西。”如今倒轮到羡慕他了。

交谈中吕中说,是我的思想出了问题。他说,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活法,不要盲目地羡慕别人,也许你生活得很好,只是自己没发现,说不定还有很多人在羡慕你。英国女作家勃朗特有这样一句话:我们生来便是耍含辛茹苦。看似光

鲜的背后,各有各的难处。他整日奔波,有时候明知酒量不行,却为了订单只能硬着头皮陪客户畅饮。没人知道夜深人静时他在酒店独自难受呕吐,而第二天还要一脸笑容地面对生活、面对每一个人。

“每个人都不容易,生活是一面镜子,你对它微笑,它就对你微笑。”

周末,孩子在房间安静地写作业,我躺在阳台上的卧椅里,反复回味吕中说的这句话。冬日阳光像母亲的手,亲切而温暖。阳台上的水仙悄然绽放,香气氤氲。一只蜜蜂静伏在花蕊里休息,美得像一幅静物画。

原来灵魂歇息的地方,并不需要广阔堂皇的空间。劳作辛苦之后,寻一处花蕊般安静的角落,积蓄力量,清醒后才能更好地飞翔。原来爱人的辛苦、吕中的烦恼,都是生活常态,他们也需要这样一方小小的“花房”,在疲惫时得以安心停靠。

我忽然明白:不必盲目羡慕他人。在自己辛勤工作的同时,快乐就在其中。找一个平衡的支点,努力工作,然后像蜜蜂一样,学会在一朵花中从容休息。重要的是,这朵安放身心的花,要靠自己去寻找、去守护。



春野追风 李中摄

凡人心迹

善意会发芽

陈卫华

人在困顿中,最容易遇见自己,也最容易撞见世界的好意。

专家门诊外的走廊里,午后的困倦像一张密不透风的网,候诊的人来来去去。我索性靠到墙根打盹。终于坐进诊室,人还有些恍惚。专家翻看病历说:“才两个月,复诊要等三个月。”

我愣了愣,下意识脱口而出:“上次来您没说。”话一出口,就知不妥。

瘦瘦的专家看了我一眼,顿了顿:“等满了三个月再来。”又补了一句:“退挂号费。”他转头对助理又说了一遍。

那一刻,我瞌睡全醒,心里有什么东西软了一下。忽然醒悟过来,难怪他的号那么难抢——真正的高处,不是让人仰视,而是让人感到被看见。他看见了我的奔波,我的期待,我的失望。一个简单的决定,就把这些全都接住了。

医者仁心——这四个字,我第一次有了体感。

没看成病,原本紧凑的行程忽然空出一大段。我当即决定去探望上海的大舅妈。老人家九十四了,这些年一直说去探望,一直没去成。表哥站在路口等

我们。高高大大的身影,微微微驼着,戴着绒帽,往我们来的方向张望。

大舅妈耳朵不太好,见面先给我一个拥抱。她的眼睛亮亮的,说起每周有志愿者来帮忙洗澡剪指甲,说起儿子儿媳天天陪着,说起孙女虽在美国,经常视频——满眼的知足。傍晚,表哥表嫂带我们去他家附近的上生·新所吃西餐。

晚上回到南京,在地铁口找不到电动车钥匙。女儿说算了,先回去吧。我不甘心,又凑近车头看了一眼,就见一张小小的黄便签,贴在钥匙孔上方,两行

红字:你的车钥匙忘了拔,请到迈皋桥派出所领取。

那一刻,我站在路灯下,忽然笑了。

这一天,我遇见了三次善意:专家的一句话,表哥的一个身影,便签上的两行字。它们像三粒种子,落在心里,各自生根。可是细细想来,它们又分明是同一粒种子——那个叫“善”的东西,在不同的土壤里,开出不一样的花。

善意会发芽。你给它一寸土,它还你一片荫。你路过它,它就跟着你走。你把它种下去,它就替你开花。

凡尘一瞥

萋蒿满地芦芽短

郑凌红

河豚欲上时,萋蒿便满地了。

这话说得颠倒。东坡诗里是:“萋蒿满地芦芽短,正是河豚欲上时。”先有萋蒿,后有河豚;先有春天的草木萌动,后有时鲜的肥美。可我总觉得,是河豚的“欲上”,才让萋蒿忽然间被看见。仿佛那鱼还在水里鼓着肚子逆流而上,这边的水岸上,萋蒿已经悄悄攒着劲儿,一天一个样地绿起来了。时间在这诗里打了个结,分不清因果,只余下一种急切的、按捺不住的春意。

从从容容,天天真真,悄悄然。春意鲜美,仿佛山涧一泓清泉石上流。我其实是到了很晚的时候,才把萋蒿和实物对上号的。这个时间,主要指生理上的年龄。早先读诗,只当兴致使然,只觉得它是一种古老的、书本里的草。可是天地之下,草那么多,属于春天的野菜那么多,于我而言,常常是无心的。所幸,记忆执拗,留下了吉光片羽。后来,执念于书上找寻心中所念,意图探个究竟,参透玄机。原来,除了与《红楼梦》情雯爱吃的“炒蒿子秆儿”同频共振之外,它的药用价值更引人驻足留目。《千金方》卷十五“肺脏”有云:足禹丸。主治忧膈、气膈、食膈、饮膈、劳膈五种病。麦门冬、甘草各三两,蜀椒、远志、桂心、萋蒿、细辛各三两,附子一两半,人参四两,干姜二两……

父亲饮食自律,每餐皆食七八分晚餐只六分,然肠胃反复,易打嗝,如

牛之反刍,久未能消。便想着这一味菜有利膈开胃之功效,催其采食。记得他笑着问我,从何得来。我便告知,有《本草纲目》《千金方》记之。

后来的后来,偶尔在菜场里,看见一捆捆码得齐整的茎叶,紫红,水嫩,无毛,叶子呈羽状,细碎,摊主长了一张与世无争的脸,用粗砺的嗓子喊:“萋蒿!萋蒿炒香干!”说是土话,听着却勾心。凑近了闻,有一股子清气,不是芹菜的脆香,也不是茼蒿的菊香,是更野的、带点儿泥土腥气的、水淋淋的香。这才恍然,哦,这就是萋蒿。就是东坡吃过、写过、念念不忘的萋蒿。于是它便带着山野的清气,从泛黄的诗页里走下来,走进了我油盐酱醋的人间烟火里。

不得不承认,东坡这个人,是懂得吃的。不单是懂得品味,更是懂得那种从土里长出来的、从水里游上来的、带着时令节律的欢喜。他被贬到黄州,住在江边,便去酝酿“东坡肉”,慢着火,少着水,火候足时它自美。他写《惠崇春江晚景》,那画里本是竹子、桃花、鸭子,他却一眼看到了水下的、水岸的、远方的情境。萋蒿和芦芽是当下的,实实在在的;河豚是想象中的,是引而不发的。这多像他的人生,困在当下的泥淖里,心里却总有一尾“欲上”的鱼,有遥远的、尚未到来的鲜美。

这种从泥土里生发出来的旷达,

比空谈义理要踏实得多。他不是不知愁,是把那愁,像择菜一样,一根一根地择掉了,留下最嫩、最清甜的部分,用来下酒,用来度日。

在乡间,萋蒿是沉默的,气质淡远,却耐人寻味。我想,它和所有我所熟知的春日的吃食一样,是带着神性的。田埂上的马兰头、树上的香椿、水边的萋蒿,都不需要人去种,是地自己献给天的。人只是恰好路过,弯腰,采摘,便分得一杯羹。岁月经年,世事一场大梦,梦中有我,梦中无我,我在梦中,梦在眉眼中。

祖母还在的时候,春天里总要做一道菜,如今才知晓那道菜的主角叫萋蒿,腊肉则成了配角。腊肉是冬天腌的,挂在檐下,被寒风和日光锤炼得紧实而油亮。腊肉切成薄片,在锅里煸出油来,透明的、蜷曲的,像是被唤醒的琥珀。然后萋蒿切段,倒进去,只听“刺啦”一声,那清苦的香气便猛地炸开了,霸道地压过了腊肉的醇厚。出锅时,腊肉是红的,萋蒿是绿的,绿的里头还透着一点嫩茎的紫,好看得很。

我那时不懂这有什么好。腊肉太咸,萋蒿又带着一股子我形容不出的“生味”。大人却吃得眉飞色舞,说是“一口一个春天”。现在想来,他们要吃的,哪里是菜呢?是那好不容易熬过寒冬的鲜活气,是那点在铁锅里拱出来的韧劲儿。一个冬天的腌腊,到底抵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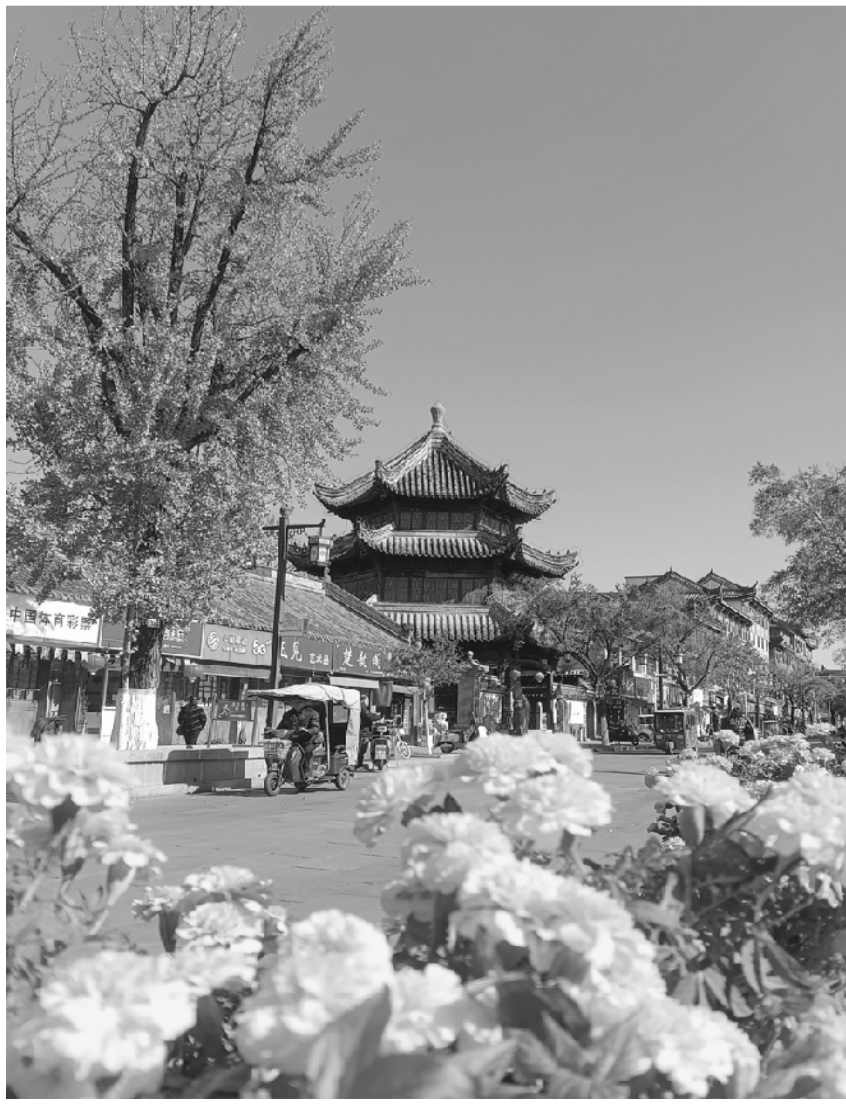
过这一抹转瞬即逝的绿。

大概人总是能在清苦中品出甘甜,在平淡中生出希望。萋蒿也有微苦的,不是黄连那种猛烈的、拒人于千里之外的苦,是藏在清香底下的,若有若无的,像一句刚出口就被风吹散的叹息。你得细嚼,慢慢地,那股子苦味才会从舌根泛上来,可还没等你皱眉,一股回甘又涌上来了。这哪里是吃菜,分明是在品一种人生哲学。中国文人的脾胃,大约就是被这种清苦养出来的,养得不那么迟钝,也不那么脆弱,能从最朴素的东西里,咂摸出最丰腴的滋味来。

前几日上班经过菜场,路边摊上看见有老妇人蹲着,面前摆着一个小竹篮,篮子里是一大把湿淋淋的萋蒿。我买了一小把,回家后擦洗、沸水、放入冰箱,纠结是炒腊肉,还是清炒,只放一点点盐,一点点油。

也许,这世上,没有人嘴的滋味才是最美的滋味。千百年来,人们在食物中追寻先人的足迹,领悟人生的真谛,像拿着一面镜子,端详自己的模样,其中滋味,只有自己花上一辈子才能慢慢有所感悟,然并无定义。

岁月流芳,东坡先生大约也曾在一个类似的春景里,吃过这样一盘清炒的萋蒿。他那时在想什么,也许只有他自己知道。当然,还有一种可能,那就是什么也没想,只是认真地吃着罢了。



古城花正艳 沈庆功 摄